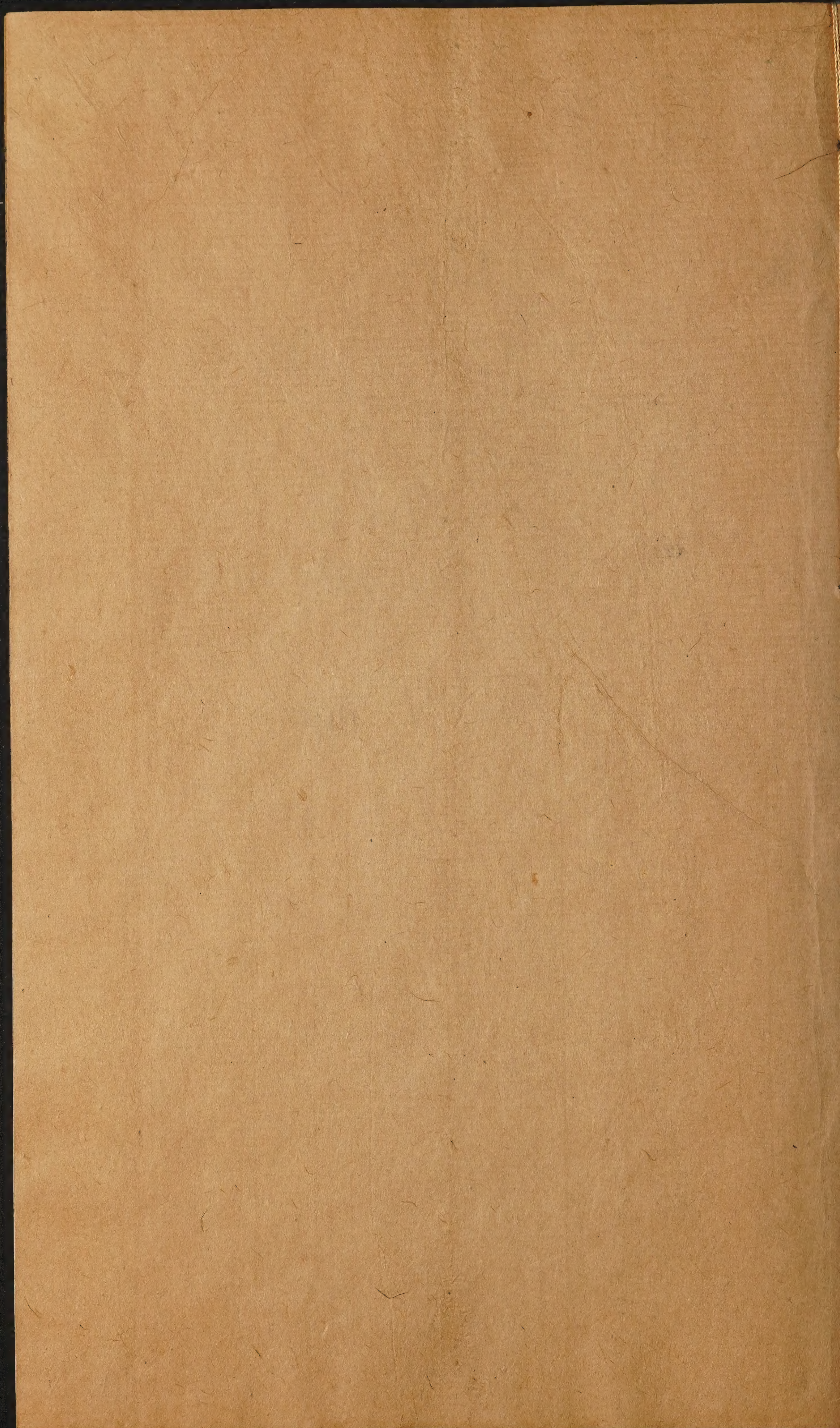




太師張文忠公行實卷四十七

先太師諱居正字叔大別號太嶽其先盧州合肥人也始祖福以壯士從　高皇帝起濠渡江克采石從大將軍定吳越閩廣累功授歸州長寧所世襲千戶其後四世孫自秭歸徙家江陵遂爲江陵人高祖旺曾祖懷葛公誠祖東湖公鎮皆負隱德不仕至考觀瀾公文明而經明行修爲時望所屬然數奇數上有司不第遂棄去語在太保桂林呂公今少傅蒲坂張公大司空承天曾公所爲碑碣若狀中由懷葛公而下俱贈如太師官曾祖妣聶祖妣李俱贈一品夫人

母趙封一品夫人始趙夫人嘗夜見室中有火光光上照天頃之一青衣童子約五六歲冉冉自天而下遶床左右遂娠有身凡在身十有二月以嘉靖四年乙酉五月三日生太師生之夕曾大父東湖公夢有大水槩至流溢庭下大父大驚問奴屬所從來奴屬口對狀言水自張少保純地中流出者是夜會懷葛公亦夢有月墮水甕中流光發色化爲白龜浮水上臾有項太師生因名太師白圭應月精之瑞嘉靖五年丙戌先生二歲能言有姝異狀即見者亡不人人色動一日從世父龍湫公讀孟子龍湫公戲謂太師

曰見毋自負兒能識余所指王曰二字則誠奇耳他日龍湫公方坐讀書而會乳媼抱太師至龍湫公抱至膝上戲以前所指王曰字驗問太師太師識如前若素所誦習國中以此皆稱太師神童而長老先生有識者皆以公輔期太師矣五歲始授句讀輙授輙記十歲通六經大義以能屬書攡辭聞郡中嘉靖十五年丙申就試有司時大司徒李公士翺爲郡太守先一夕夢　上帝剖符封識玉璽令授一童子明日進所取士庭下太師名在第一李公揖太師升階目攝童子何如人果夢中所見者乃大喜更太師初名

曰自圭不足名子子他日當爲　帝者師余得聞命
天皇上帝矣顧自愛會督學使者田公頊行部至郡
李公具言郡中有童子能文大奇田公立召之至試
南郡奇童賦援筆立就無所點竄田公目視李公曰
太守試以爲孺子何如賈生李公再拜賀曰賈生殆
不及也田公謝曰雖頊亦以爲不及也遂補太師博
士弟子高等適摹得唐北海太守李邕南嶽碑田公
讀未竟讀卽以與太師曰子之才他日無論北海矣
明年就省試時大司寇顧公璘開府楚中顧公者故
海内所稱矯然名世臣也一見知太師王佐才語直

指使者馮公曰張孺子天授卽令蚤在　朝廷亦
無不可然余以爲莫若老其才他日所就當益不可
知耳此使君事也使君其圖之於是太師棘中所射
筴業爲觀察使陳君東所稱陳君以爲請而馮公竟
用顧公言置勿第至庚子乃第會顧公以大司空有
事于　獻皇帝陵園太師過謁顧公顧公曰張生幸
過我大器晚成此自中材僕誠不當以中人薄視吾
子遲吾子三年作相然僕親見解承旨奇才　高皇
帝遺歸受學德念甚厚卽令謹待十年未晚而承旨
曾不少下卒以此爲世所悲歎我所爲語馮侍御者

願吾子志伊學顏毋徒以秀林獨喜自負也久之別
去頤公親屬文贈之又解所繫東帶爲賀曰此非子
所就聊以明呂虔意耳二十六年丁未太師舉進士
選庶吉士讀中秘書二十八年已酉授翰林院編修
時少師華亭徐公在政府見太師沉毅淵重所爲文
雖旁列子史百家者言而其學一本之躬行根極理
道以此獨深相期許曰張君他日即藎臣重　國矣
然太師體故孱弱又倦遊三十三年甲寅遂上疏請
告既得　請歸則卜築小湖山中課家僮鍤土編茅
築一室僅三五椽種竹半畝養一瀘鶴終日閉關不

啓人無所得望見唯令童子數人事洒掃煮茶洗藥有時讀書或棲神胎息内視返觀久之旣神氣日益壯遂下帷益博極載籍貫穿百氏究心當世之務蓋徒以爲儒者當如是其心固謂與泉石益宜傺然無當世意矣大父見太師居山中且三年而堅卧不起常邑邑不樂前問大人所爲焦勞狀云何大父輙起行若不顧而又時時以其意語所親者以此恐傷大父心遂出三十九年庚申以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太師至則勸學興禮建首善爲天下先諸生弟子卽有秀才異等咸爲選首天下士願得若丘

文莊在成均十年令學士靡然向風而會　世宗
皇帝　詔文學侍從纂述　興都肇基事爲　承天
大誌再閱歲猶弗就四十一年壬戌少師徐公上言
太師有良史材遂用中允充副總裁領其事蓋異數
也旣受　命甫八閱月而手自脫槀爲十二紀以獻
書旣上　世宗心知太師他日能以經術輔朕　皇
太子興理太平之業遂令以右春坊右諭德侍
考講讀太師儀容峻整每進講必引經執義廣譬曲
諭詞極剴切以故　皇考往往目屬太師加禮焉四
十五年丙寅進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隆慶元年

丁卯　皇考錄用舊學進太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未幾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叅贊機務永樂大典成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二年戊辰加少保太子太保賜衣一襲時太師條上六事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覈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皆　朝廷大政又以嘉靖之季虜數犯塞請舉　祖宗大閱禮以飭戎事而振士氣　皇考嘉納遂以明年秋九月大閱于北郊是日　天子躬擐甲冑太師戎服扈從選卒十二萬戈鋋連雲旌旗耀日　天子坐武帳中觀諸將士爲偃月五花之陣已乃閱騎射簡車徒

禮畢三軍之士皆呼萬歲驩聲如雷都城遠近觀者如堵軍容之盛近代罕有四年庚午用考績恩加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官一子中書舍人先是元孽小王子喬孫阿着故崛彊而俺答者又最彊大有控弦之衆十餘萬馬四十萬橐駝牛羊百萬駐雲中上谷伯兄吉囊蚤死有男子四有衆數萬而俺荅弟昆都力哈部落亦復三萬與吉能埒 肅皇帝時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其後我叛人趙全與其黨李自馨劉四趙龍等亡抵俺荅居板升而最
國無賴亡命若趙宗山穆教清之屬又悉往從

虜此屬熟知險隘阨塞爲虜鄉導日夜教虜侯利害
處以故二十九年俺荅大舉逼京師四十年犯薊隆
慶元年陷石州當石州失守時趙全謂俺荅曰那顔
春秋高矣那顔莫若以此時據有雲中上谷東封居
庸南塞鴈門獨以一面西制晉代此五霸之伐也謀
未定會俺荅奪其孫把漢那吉所聘婦弓襖兒都司
那吉怒以爲俺荅善淫無卑尊禮乃與其妻比吉妳
公阿力哥等十人馬十三匹息山西平虜城外扣關
而入督府少司馬蒲阪王公御史中丞嘉魚方公上
狀朝議紛紛皆以爲不宜納叛人徒啓釁或云殺之

太師獨勸　上納那吉降授以官職厚給賜飲食衣服器具置大同城中俺荅聞那吉亡大驚發萬人臨平虜城來索廷臣恇懼咸謂宜與之太師獨不許令諸將堅壁清野勿與戰故令那吉衣其所賜緋衣金帶誇示虜使而使諜者以好語款虜曰爾能縛我叛人趙全等獻盟誓於天約以數年一騎毋穿我塞乃得歸而孫耳時有謂虜久不去老師費財欲乘老酋得孫急而因與為市者王公以為不可太師報書王公曰公言良是和戎自有體彼即欲得孫謂宜先縛致全等境上盡屏往來游騎請命幕府我乃然後禮

那吉而歸之耳、乃今擁萬騎平虜城外欲坐索而孫何可謂誠款乎、設有吐蕃劫盟之事、謂 朝廷何、夫全等至狡獪矣、彼豈能坐而待縛、若鷄犬乎假令語泄、彼得以爲謀、或聊以脅從數人欺誤 朝廷、而我乃輕棄重質、非細故矣此不可不慮也且那吉歸而老酋幸奉約束、無他腸、吾卽假爵封王通貢市、無不可矣、有如虜諸所言、特空紿幕府殊無意稱臣、又或多所請乞、明年又復寇邊損 國家威重、則雖得全等數十百輩、何爲乎、願公熟計之於是王公遣鮑崇德一再詰虜營曉以利害俺荅仰天笑曰、吾何愛數

十人頭不以易吾孫乃夜襲板升得趙全等九人縛致境上　上用太師計厚禮那吉遣歸俺答感泣遂奉表請稱臣內屬通貢市歲歲勿絕時大司寇案全等反狀悉具　上令禮官爲文祠告　郊廟戮之東市支解以徇傳其首於邊旣厭快衆憤矣　上嘉太師殊勳加少傅兼建極殿大學士官一子尚寶司丞而詔集朝臣詣　闕下議封貢可否一時衆議籍籍有謂便者有謂不便者太師復以書抵王公曰今之議者皆謂和戎示弱開市啓釁此殆不然僕獨以爲有五利焉邊鄙不聳穡人成功一也我得以其間修戰

守之具蓄士卒養馬歲無援兵可省行糧數十百萬
二也俺荅既臣屬土蠻吉能不敢輕動三也趙全等
既禽即板升十萬之衆可馴而致也四也胡驕天亡
其兆已見老酋死其族必分即不死必有冐頓呼韓
之變我得乘其敗而坐困之五也王公得書嘆息曰
張公可謂知 社稷大計矣然論者發言盈庭猶欲
伺釁而動太師不得已乃請 文華殿舉 成祖封
和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告 上 上意遂決許通
貢市隆慶五年辛未俺荅遣使奉表稱臣貢名馬三
十匹 上御 建極殿受之使太史奉金册封俺荅

爲順義王其弟子若孫部落六十五人、各授官、賜金帛有差、俺荅大喜、告中國使者曰、全等雖誅、趙宗山猶在、此屬不滅、亡終敗和約、王公以聞、詔捕繫獄如趙全等刑、已而套虜亦願修貢、 天皇帝請得市易中國財物如宣大例、 上報可、賜吉能都督同知、餘受秩者凡四十有九人、並賜衣帛、於是中國以段布皮物、市易虜馬、虜亦利漢財物、貿易不絕、東自四海冶、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警、行人不持弓矢、近疆水陸屯田、悉墾治如內地、墩臺哨望之卒、漸已徹去、所省餉歲不下數十萬石、北地精銳所易馬

至數十萬匹蓋居庸以西、天子無所復事事、得以
一意備東虜矣、是年春當會試天下士、上命太師
典試、太師崇雅黜浮、思得眞才以裨實用、故所舉士
皆才行高秀、號稱得人、六年壬申 上念太師運籌
制虜、茂著忠猷、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予錦衣正千戶
令世其官、一日 先帝視朝忽起走、語且嗇、太師偕
司禮監太監馮公扶持還 宮、坐稍定、 先帝召太
師榻前、執太師手、屬託甚至、太師飲泣不能止、既出
遂觸地號天、幾不可生 今上既嗣 皇帝位、念 山
陵大事、詔太師卜視、 大行皇帝陵寢、太師當煩暑

以身暴烈日中、歷險乘危、上下山谷、與二三堪輿遝矚玄討、得 大峪嶺吉、識者以爲乾坤真偶、風雨呵靈、足綿 皇家萬年無疆之緒矣、途歸觸暑且病、將請休沐、而 上亟欲訪落、太師亟召見 平臺、慰勞懇至、曰先生爲 父皇陵寢辛苦、受熱、已追述 先帝憑几末命、稱先生忠臣、太師感激悲咽不能仰視、倉皇數語、皆保王躬、補王缺、要道、 上悉嘉納、賜大官酒饌、白金綵幣、先是 上在 東宮、嘗晝寢夢一美髯大臣在側、若將有所陳見 上竊異之、以問内侍、内侍對曰 殿下他日當有太平宰相、如其人

及見太師平臺長身玉立髭鬚脩美、　上記憶夢中
事語內侍曰、此卽朕夢中所見者乎、因賜太師玉帶、
太師以爲　上神靈明聖必得虞九官十二牧、周四
友多士在廷、乃可以稱任使、以故疏請　大誥文武
羣臣示　上意所嚮、又念國有大故或啓戎心、
天子設銳意滅胡、念非以此時令匈奴有所震疊、不
可、故請　勑本兵令邊吏毋得解甲、謹備胡、是時薄
海內外、知　上意指、旣瞿然改意太師乃按劉文靖
故事、請　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毋得以寒暍小故
廢罷會　皇考將掩　玄宮、太師奉　上命、奔詣

昭陵、恭題　穆宗莊皇帝神主、　山陵禮成、用翊贊功進左柱國、兼中極殿大學士、官一子、尚寶司丞、累疏辭免、　上不許、益降勑獎諭曰、卿受遺輔政、有安定社稷之功、勳庸未足以酬、太師辭益力、　上不得已許之、已復　親灑宸翰、賜大字凡五、曰、元輔、曰良臣、曰爾惟鹽梅、曰汝作舟楫、曰宅揆保衡、太師頓首曰、　上幸嚮意文字、即操觚染翰、非帝王要務、亦無不究極精微、動以古人爲法、臣知所以事上矣、乃屬講官略采古昔帝王善可爲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爲戒者三十六事、衍爲　帝鑑圖說以獻、　上敬起受、

降　温旨獎勞令宣付史館昭示君臣交修之義時
錦衣衛逮沐黔國朝弼至京師　廷鞫之榜笞備至太
師爲請寬其罪得減死安置于南京萬曆元年癸酉
正月時有大辟王傅上刑其罪人業有所指一時人
情洶洶皆以爲禍且不測設非廉得其狀從中持之
且逮涤無辜數千百人大獄矣太師心知其事大繆
不然爲解説於　上請以百口保其無他　上意始
解竟以罪當其人他無所波及外庭未有知者益彰
天王明聖矣二月嶺東平嶺東有巢曰洋烏潭馬公
等寨其地在惠州叢山深箐延袤八百餘里一夫當

開萬夫莫開故伍端黃世喬等得嘯聚其中蚕食東路數十年人望之如回紇冒頓殆天厚其毒耳皇考時監一清賴元爵至爲魁傑而曾廷鳳江漢王栗葉景清馬祖昌諸賊亦據有堅巢爲寇暴所從來遠矣太師乃計移督府殷公言嶺東故多盗往歲當事雖舉兵首事然徒嘗寇略取所獲一二報　上虛往虛返即名殺賊耳僕以爲非大舉將爲東南憂且此屬皆閩越人非若强胡不可化誨既稱聽撫而猶擁堅巢如故此何爲者也僕以爲自非望風解散已列爲編氓者不得言撫公獨不見曾廷鳳之事乎於

是殷公用太師言、大誓文武將吏進搗其巢、俘斬藍
一清等一萬二千二百八十有奇諸走匿巖谷焚
溺死者不可悉數　上謂太師等贊謀廟堂算無遺
策將首論太師功太師謝不受、上以太師功在社
稷乃勞謙不有、足立臣極特賜金綺酬之七月上言
臣嘗　先帝時所上便宜六事、其一願　上率綜覈
名實、乃當事者翫歲愒月、卒不能以實應、即所敷奏
徒文具耳、請令自今天下吏民所上封事、有事下四
方郡國者、請令諸曹皆置記籍、與爲約期而月令科
臣按之、設所在撫按奉行　詔書不以時奏報或已

奏報而諸曹故慢令不與可否者臣等當條列其事
請 詔下所司詰問責令對狀 上報可十一月以
六年考績進中極殿大學士不獲辭萬曆二年甲戌
正月丙南夷都蠻平都蠻古瀘戎也自漢遣唐蒙通
巴筰開犍爲郡治道置吏其後諸葛武侯僅能討平
之然亦弗靖至數千年而至 純皇帝時程尚書李
襄城至傾十八萬之師費金錢鉅萬越四年僅克霸
蓋九絲凌霄等寨皆天險故僰人屯聚其中人莫能
摧其堅而彼得以時出没爲寇鈔比年以來所殺掠
我人民以萬數至陸梁矣方隆慶改元蜀當事者以

都蠻上變時趙文肅嘆曰都蠻不滅吾敘瀘赤子且無噍類安得畀一巡撫往任之太師曰吾楚一士足辦此第名未著耳公問曰何太師以曾公對巳乃卒請於 上 詔曾公往討之曾公故有偉略約滅此後朝食而太師又數移書曾公其大指謂宜徵兵積餉為坐困之形而募死士從間道搗其虛先年破香爐取岷洮皆用此道耳蓋先是言官有以閩事論劉總戎顯者罪且不貸太師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効當并閩事逮治之於是言者意始解而顯以此懼且感竟奮不顧身受曾公方略以平蠻自効

凡越六月而凌霄都都九絲等寨悉平所擒斬俘獲四千六百有奇得酋王三十六人拓地四百里得武侯所遺銅鼓九十三而還七月　皇考實錄成詔太師兼俸尚書官一子中書舍人太師累辭謝不受十一月初東虜見俺答巳得封而獨巳土蠻速把亥請封不許故驕踞耻言修貢事隆慶五年四月寇連山驛五月寇盤山六年二月寇長勝堡萬曆元年犯鎮西堡邊外秋七月寇鐵嶺冬十二月寇鎮寧太師患虜悖慢令大築亭障修烽火前後所以授當事者機宜甚備而虜曾不悔禍轉益鈔暴𤏲然每入犯輙大創

而去虜以此太根計邀建州屬夷以二年冬十月入
犯清河逆酋王杲遂誘殺我裨將裴承祖等時督府
張公大將軍李公聞狀用太師策鼓行而前乘勝直
搗紅力寨斬首虜一千一百有奇馬牛羊無算
上聞謂遼東大捷皆太師等運籌功乃　手詔太師
勑諭云朕以幼冲嗣位賴先生匡弼四方治安九邊
寧靜我　祖宗列聖亦鑒知先生之功就加顯爵亦
不為過乃屢辭恩命惟一誠輔國自古忠臣如先生
者罕朕今知先生實心不復强特賜坐蟒衣一襲銀
五十兩以示優眷用成美德其欽承之十二月太師

以　上方精核吏治乃與太宰張公大司馬譚公約
置爲御屏中繪天下疆域旁列上公而下郡太守而
上文武羣臣姓氏屏中上之　上令設於　文華後
殿省覽萬曆三年乙亥二月太師請修復　祖宗故
事令日講官記注　起居兼錄　詔諭制勅凡
郊祀　耕籍　幸學　大閱皆令侍從又選擇史官
供奉文字已久者六人日居館局中編摩諸司章奏
其大臣使殿獨對有密勿謀議得聞史臣者令入對
大臣紀述送史局銓次五月請勑吏部凡所在督學
使者非方正博聞之士宜勿遣督學使者所使修起

敎化毋得目坐都城中虛談賈譽計日待轉使人得
干以私宜以時徧歷所部郡邑所至興廉舉孝謹察
學官博士弟子每三年四方郡國既大舉士郎令主
爵御史大夫察舉其能否御史中丞部使者又非時
得以論列其事其能明布諭下綱紀人倫不涉流俗
者詔進其官設有羣聚徒黨虛論高議若受事請謁
及以突梯脂韋事人輒罪之而請諸不稱者罪博士
弟子務崇孝弟廉讓敦本尚實毋得勦襲異端游大
人成名其有譏時好訐不務成事市語道謗敢行稱
亂者令有司論如法　上俱報可萬曆四年丙子六

月請重修　大明會典備一代典刑五月太師以
聖齡日長宜躬御萬機省覽章奏乃取中書所藏
皇祖御書聖諭御製御批凡二百四十有二以進是
時歲比不登又多水旱　上詔書數下賜民田租乃
郡國守相奉　上詔書不勤督賦益急閭閻愁嘆盜
賊多有太師乃與執政呂公張公上疏請　詔有司
加意牧養令主計議佐百姓民有窮餓或歲大侵若
歲久賦重度終不能輸將者其悉除之又言太倉所
儲足支八年獨太辭無羨金而民間復苦輸粟終歲
勤動不得休暇蓋國與民皆受其病矣請令今歲賜

民改折十分之三上以實祭藏下以寬恤民力此兩利之道計無便於此者　上從之十月以一品九年考績加特進左柱國進太傅支伯爵俸賜　璽書獎勞賜宴禮部官一子尚寶司丞已遣中貴賜太師手勑諭元輔先生親受　先帝遺囑輔朕沖年今四海昇平四夷賓服實賴先生匡弼精忠大勳朕言不能述官不能酬惟我　祖宗列聖必垂鑒知陰佑先生子孫世世與國咸休也茲九年考績于常典外賜銀二百兩坐蟒蟒衣各一襲歲加祿米一百石薄示褒眷先生其欽承之勿辭太師累疏辭謝　上重違其

意　詔許辭太傅伯祿其他宜悉勉承以見君臣相
信之義太師遂不敢辭萬曆五年丁丑五月有詔修
慈慶　慈寧宮太師上言　兩宮規制甚備又至壯
麗足以娛　太后萬壽不宜時詘舉嬴令羣臣嘖有
煩言此徒以彰　朝廷過舉耳　上心知太師等忠
言卽入言　聖母得罷之六月嶺西羅旁平羅旁據
東南山海間東西二山相距驚江急峽飛巖斷壑不
知其幾百里諸猺窟穴其中自天地剖判以來未有
闖其藩者　國初鄧申國用創業兵僅能定之其後
馬恭襄葉文莊韓襄毅雖彈壓其間亦不能蕩平張

[illegible]吳平事無論已至　世宗朝諸猺召陽春山民[illegible]
而與浪賊黃德祥等四千餘人雄據兩山轉相寇掠
遂至今日不可復撲滅蓋其處萬山蔽虧之中嘗負
固自喜以爲天兵無足憂非可單車片言指計而縻
也前督府殷公旣討平惠潮上䟽言賊當誅一時議
者謂粤軍旅數興不無事矣自古征蠻未有大得意
者劉安諫伐閩越書可念也太師曰不然會殷公入
爲大司農乃推轂少司馬凌公請賜　璽書督凌去
審定計畫討賊許留歲入帑金十一萬爲助瀕行太
師語凌公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卽今五指北三八

寨諸獞雖乘閒竊發然要當審所緩急耳凌公旣至乃部署十道師號三十萬分道並進一切方略悉如太師指刋木夷山摧破諸巖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二千有奇拓地數百里以其地置郡縣事聞上賜太師金錢謂廣東大捷實賴先生每運籌云是時臺官卜 上大婚期得冬十有二月吉太師度上春秋未可卽上書 聖母言 皇上爲 天地神明主發動興事百神皆將受職非陰陽小數所能持且 累朝列聖無以十五齡納 后者臣愚以爲明年便 聖母許之八月太師以所擬加恩張英國等

勅上進　上遣中謁者諭太師謂　皇祖四十五年
實錄字字句句都是先生費心看改幾次趣令擬勅
加異恩太師上書極言君臣分義欲必得請乃
上爲感動特允其請令宣付史館昭垂萬世云九月
大父以疾卒於江陵先是念大父趙夫人春秋高私
心願得　陛下賜臣一月之便一日馳二百里歸爲
二人壽又念　皇考顧托臣至重非所宜言故居平
常緬然長思寢席多有涕泣處　上察太師貌日癯
顧問左右曰張先生連日貌若有大憂固憂勤　國
家者得云有二人念乎左右叩頭對曰良然於是

聖母　上出內帑綺幣金錢馳賜大父趙夫人而
手書諭太師其爲朕致先生父母大父驚跽感泣再
拜曰臣文明死無以報願藉手臣子以報　陛下當
是時太師念　上恩禮隆異益不敢言省覲事然心
不能一日置也乃書移叔父居王居謙謀迎養大父
闕下大父不許輙報書太師亹亹數百言其詞嚴正
剴切大要謂肩鉅任者不可以圭撮計功受大恩者
不可以尋常論報老人幸未即衰兒無多談不然之
慮爲老人過計徒令奉國不專耳然大父心知太師
內顧則故令家僮日舁一輿攜一巵酒與二三老叟

游行山水間有時躡蹻登崇岡絶巘無異壯夫葢大
父故徤而又欲故爲趫捷以示無恙故往往有人自
江陵來輙言大父善飯不謂一日晨出登王粲樓蒙
犯霜露寢疾十有一日遂卒大父訃旣聞中使奉
聖母　上所賜内饌出問勞太師者歸言元輔毁甚
幾絶　上大震悼卽　手諭太師曰　天降先生非
尋常者比親承　先帝付託輔朕沖幼社稷奠安天
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父靈必是權妥今
宜以朕爲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
是時朝野相念者皆言太師親承　皇考顧託義不

得復顧其私恐 上遂納太師請皆欷歔嘆息而會
計聞之夕即彗出斗牛間其尾指婺女長數十丈臺
官微言按天官書斗丞相之位彗出斗女牛主大臣
移徙天子愁兵起天下受怨於是 上益惛悖有
詔詔吏部諭 上意勉留太師太師聞命計未知所
出即哀號上疏言臣幸未死報 國之日長且 國
家非有金革之事而令臣墨經在闕廷非盛世所當
有 上泫然流涕曰卿篤孝至情朕非不感動但念
朕當十齡 皇考見背丁寧以朕屬卿卿盡心輔導
今海內乂安蠻貊率服朕垂拱仰成頃刻離卿不得

安能遠待三年且卿身繫社稷安危又豈金革之事可
比其勉遵前旨以副我　皇考委託之重太師聞詔
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又叩心雪涕上疏曰　先帝不
知臣不肖臨終屬臣以大事臣何敢中道棄去但念
臣生離臣父十有九年即死不及殯攀號莫及願賜
臣歸葬使得身自負土加一簣丘隴之上過此以往
死生惟　陛下所用之臣死且不朽矣臣誠窮苦心
鬱結而難舒惟　陛下哀憐　上覽奏焦然不寧復
手諭太師卿言終是常理今朕沖年國家事重豈常
特可同連日不面朕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猶以為

遠卿平日所言朕無一不從今日此事却望卿從又
諭執政曰元輔必不可離朕卽百疏不允於是呂公
張公以 上意聞太師太師遂躃踊痛哭號天曰臣
聞鹿死不擇音臣誠不勝烏鳥私情臣不知死所矣
遂上章極言曰臣旣不孝背棄死者臣有老母今年
七十有二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設令知臣被留恐不
復相見長思勞望鬱悒難聊有不可知者矣 陛下
方以孝養 兩宮奈何不推心置臣腹中顧念臣母
乎且臣上顧 君父下念父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
臣之進退實爲狼狽矣假設令臣終不得所請負痛

在列無論精神沮喪不能復爲國家發慮出謀臣聞
憂苦傷人卽臣犬馬軀有不可知者矣 陛下如今
愛臣何不生活臣責他日後効臣誠過激願跧伏苫
凷候伺誅死 上曰朕爲天下留卿豈不軫卿迫切
至情恐相違拒乃再遣中使賜太師 手諭朕以沖
幼賴先生爲師況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萬機尚未
諳理若先生一旦遠去則數年啓沃之功盡棄之矣
先生何忍巳特差司禮監官同先生子前去造葬事
完便接先生老母來京侍養以慰先生孝思務要勉
遵前旨仰體 聖母朕惓惓至意毋又有所陳于時

太子太保新昌潘公等與吏科都給事中陳君三謨等山東道監察御史曾君士楚等南京戶科給事中王君蔚等先後交章懇留諸侯卿相大小百執事皆詣太師所備極寬譬責以君臣大義曰　上固謂父喪當守君命尤重夫人臣既以髮膚屬　上惟上所生死勢安得自便已乎且相君何能去郎章百上無當於事徒傷　君父心在禮奔喪記奔喪之禮凡二而不得奔喪之禮凡四此言何謂也於是太師涕交揮謝言者曰臣父至疎賤今其即世而　聖母上賜臣賻千金他楮幣稱是既　詔儀部往　諭祭尚書工部郎往營

葬事爲加祭五壇已又令官禁貴臣經紀其喪即令
以臣母來蓋天恩加隆千載令臣益道盡途窮殆顛
連無告矣夫　上所以隆施臣父之謂何度臣父地
下且以已所不能報塞責望臣臣何可旣負吾　君
重違臣父刱　上大婚期且近而臣殊死求去非
先帝意臣不若以此時畢縗贊　上機務侍講讀有
如　上察臣所爲哀痛狀　上終當幸聽臣去耳不
然臣請益力而　上有如震怒即　嘉禮成而臣父
春秋寖衰之事臣不敢以請矣於是上䟽言狀且請
後歸葬事　上大慰悅許太師得謝常祿令大官日

給酒饌在廷諸臣月致芻米既逾月　上遣中使召見　平臺　上悲感涕泣慰勞太師曰朕爲　社稷屈留先生先生想　父皇付託的意思成全終始纔是大忠大孝太師叩頭謝遂出視事萬曆六年戊寅正月禮官請舉　大婚詔太師充納采問名使是月慈聖皇太后將還　慈寧　申諭太師朝夕納誨終先帝付託重義太師頓首上書　聖母言臣在外廷所不能及伏惟　聖母調護　聖躬開導　聖學幸甚已又上書請　上服膺　慈訓　上拱手謝曰當爲卿等戒之二月　上方行嘉禮頼　天地　宗廟

會督府張公奏土蠻擁衆萬騎犯遼河、虜山、我兵出
邊二百餘里斬首捕虜四百三十五級、　聖母大喜
以爲此勉留張先生明效、　上恭述示太師賜以金
幣、蓋先是黃台吉擁重兵養家奴寨强委禽王台、王
台涕泣、以女女黃台吉子、一時言者遂謂王台陰陽
中國情僞不可知、太師獨令邊將善遇王台、萬曆二
年、王台卒將致王杲獻　闕下、大將軍斬馘虜千人
故天威益震蕩、平虜之役斬首虜二百、虜日以益弱
矣、三月　大婚禮成、　上既恭上　兩宮聖母徽號、
將論太師元功、太師以持服故謝不受即再疏請乞

歸葬　上不得已勑尚寶司卿鄭君欽錦衣衛指揮同知史君繼書奉太師歸襄大事約既葬即令所遣司禮監太監魏公朝與楚當事者趣令上道期以夏五月還朝又特頒　帝賚忠良銀記一凡軍國大事或有闕失令具實以聞瀕行召入辭　便殿　上曰先生前乃趣而前蒲伏　上曰　聖母朕不能一日去先生重違先生意耳然微先生朕奚賴焉朕今旦暮望先生矣太師再拜頓首曰臣即行令　陛下新納　后出入起居臣不能一日忘顧　陛下善自愛上曰諾先生行矣其務彊飯勉抑哀情以稱朕意乃

伏地悲泣不能起　上為嗚咽流涕入言　聖母
聖母亦感痛遣中使賜以金錢明日　聖母　上又
遣中使祖道國門外曰先生旣念　上幸趣來母勤
天子召也旣行乃要絰素冠秉布車日行百里見星
而行見星而舍旣至則披髮徒跣悲號趨入門而左
馮殯而哭盡哀遠近送者素車白馬同盟畢至見太
師焦毀過禮皆大悅遂以四月十六日葬大父青陽
山之原是時會大司馬梁公新至遼戮力安攘三軍
踊躍養善木屯之戰我兵斬首虜八百八十二級
上念太師推轂梁公知人　詔本兵以督府所上功

馳報太師、令太師議所以論功狀來聞太師既報
上因上疏言趙夫人病請乞假臣數月、得扶持臣母
盖太師意在行服墓次特以此覘　上即　上不許
而得屬茨倚廬不即去、固雖加一日愈於已意也、乃
上得書大驚、而會太宰王公等與太常寺卿王公友
賢等吏科都給事中陳君三謨等福建道監察御史
方君希孟等又皆先後上書請趣召元輔　上是諸
公言即趣令錦衣衛指揮僉事翟君汝敬亟乘傳造
太師廬賜璽書令促裝就道太師聞命傖趦趄涕洟
恐不能決使者曰　當宁倚重相君凡軍國重務悉

待處裁設不卽往臣朝臣汝敬且得罪太師乃叩太
父墓下慘愴悲號使者促而登車遂行梁楚守臣奉
詔飛騎聞　上　上聞先生來卽入言　聖母
上遣中常侍具天廚禁臠郊勞明日召見　文華殿
太師頓首謝具以歲豐民安邊境寧謐狀上對
上大慰悅亟稱先生忠孝賜休沐十日乃叩頭趨出
九月趙夫人至京師　聖母　上郊勞賞賚趙夫人
備至恨趙夫人老又善病不能趣入宮負　聖母
上寵命耳十二月前少師新鄭高公卒公夫人張請
寬䘏恩闕下　上怒太師與張公申公念高公無他

大罪徒以抗直得過君父爲婉言于　上得復其官予祭葬先是　肅皇帝時公族繁盛國用困竭以故禮官所裁宗藩條例多刻意抑損甚或自相乖亂不可訓太師與張公申公念　諸侯王皆骨肉至親而令至是不足以稱　天子親親至意乃略舉事例未妥者十一事上言請勅禮官集羣臣議著爲憲令昭示　諸侯王令大宗伯潘公所定宗藩事例徐公所定宗藩要例　諸侯王旣感泣益親　上而薄厚親疎有體又不至重困民財足稱不刋矣萬曆七年己卯二月河工成先是淮安故有水患然或所及僅一

二縣道邑揚固無恙也至嘉靖中河決崔鎮呂泗沖龍窩周營等處往往奪淮流入海淮勢不敵則或決高家堰或決黃浦或決八淺淮揚諸郡悉爲巨浸河高出民屋上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瀕河十郡治促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算又其從小河口白洋河挾永堌諸水越歸仁集直逼泗州則其患不獨在民且憂在　陵寢矣異日者漕臣吳公請開草灣夫水以海爲壑開草灣誠是矣然金城等處不足以分殺水怒以數千里巨津而獨令雲梯關當水衝此勢所不得爲者也當是時有請漕海者有請開

膠萊河者、有請開泇河者、或請開衛河者、有謂新集故道當棄者、有謂朱家口等處決口當勿塞者、有請鑿范堤者、有請開新興場牛圍浦導射陽諸水入海者紛紛 籍籍、迄無定論、大要以為 天子日有事河而河且不可為矣、 上一日以問執政太師與張公申公、因進言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 上乃降 璽書、即其家拜御史大夫、使持節行治河、一切假以便宜、久任責成、出帑藏及留所折秋漕粟八十餘萬金、不問潘公出入、又令諸臣得條上所見、治其諸方命不及事事者、下詔獄鞫治之、于是當事者人

人惴恐是官舍河上胼胝沾塗日夜焦勞蓋踰年而告成事為土堤若干石堤若干塞決口若干建減水閘若干計費不過五十餘萬省羨金二十四萬以歸水衡今徐淮之間延袤八百餘里兩堤相望蜿蜒綿亘殆如長山夾峙而河流其中且黃河以歸仁堤勢不得南決其勢既不能及 陵寢又高家堰既塞淮不能奔黃浦皆盡趨清口會黃河由安東雲梯關入海田廬皆盡已出數十年棄地轉為耕桑而河上萬艘得捷於灌輸入大司農矣二月烏思藏僧鎖南堅錯奉書太師詞甚哀懇獻四臂觀世音一軀氆氌二金

剛結子一堅錯者卽闡化王答賴剌麻也故號稱活佛以傳經說法戒淫殺爲虜所尊禮稱輪迴轉法功德世界佛大國師萬曆五年套酋切盡黃台吉約俺荅迎堅錯西海上飲長生水俺荅所從部落數十萬人徒以奉堅錯教無肯淫逞者其教化可知矣太師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贄且吾　天子股肱臣義不得與外夷私交遂歸之於　上　上謂太師勳猷宣播遐邇令納之三月太師念宮中賞賚無算度不可得已一日因戶部進　御覽揭帖遂上言臣等伏見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乃六年所入僅三

百五十五萬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而六年所出
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夫歲出則浮於前歲入則損於
舊此不可不知也願　陛下以主計所上疏張便坐
時　上方詔主計鑄大錢爲賞賚資太師持不可曰
愚細小人譁於道路方患苦所積嘉靖錙錢無所用
而　上又取外府以益左藏令新鑄大錢是使民訛
言而奔也　上詔罷之蓋先是宮中自　大婚以來
故事當得賞賜者皆籍記以待又當供奉　慈寧歲
幣益不足盡仰給東南織造　上不得已乃從中出
五千金畀孫太監隆令得次第更請外庭莫得知也

至是大司空請罷蘇松應天織造　上不可太師與
張公申公亟持工部疏入見　上便殿言近者松蘇
大水民救死扶傷不暇且　陛下嘗有詔詔孫隆還
今既兩年矣而隆織造東南如故非所以信　詔令
也臣等以為部議良是　上曰近降去花樣皆出自
內帑不以煩民間此須奉詔其他未織者悉罷不取
則惟卿等言耳時承運庫以歲用不足給屬夷紬絹
請於歲造外加織數萬太師念東南民力已困度所
費非得四五十萬金不可辦復入言　上得減織造
之半令出太帑水衡錢為之捌年庚辰正月太師服

除　詔加太傅歲加祿米一百石進前所廕錦衣正千戶世指揮僉事太師辭太傅時主爵言太師當以九年考績加恩太師言臣當墨經時既謝常祿即名有父喪臣服官之日淺耳不宜以九年考績　上曰卿之所處實爲恩義兩盡足以垂範萬世遂許之三月太師以　鴻典畢成　聖德日茂乃拜手稽首疏慶上將告歸　上大驚愕曰卿豈得一日離朕如何遽以乞休爲請朕惻然不寧卿宜仰思　先帝顧托之意以　社稷爲重永圖贊襄用慰朕懷愼勿再辭是時交章懇留者滿朝廷蓋九卿則太宰王公國光

等列卿則太常寺卿陰公武卿等臺省則吏科都給事中秦君燿等山西道監察御史郇君祥等皆上言元輔不可一日去　上　上賜太師龍箋手勑曰自今以往三十年願先生無復出口矣太師遂不得辭

十一月　上有詔度民田先是　高皇帝時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歲久僞滋編戶末民無所得衣食其勢必易常產令豪民得以爲姦以故田賦之弊孔百出而其大者曰飛詭曰影射曰養號曰掛虛曰過都曰受獻久久相沿引爲故業於是豪民有田無糧而窮民特以力薄莫可如何始受其病矣及縣官責

收什一貧民鬻子妻不能輸納則其勢不得不行攤
派蓋自浮糧所在多有而天下盡受其病矣然民愁
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則其勢又不得不請減額
今讀一大明會典所載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視
高皇帝時已減二十七萬蓋自所減額日以益多而
國家又受其病矣太師日夜憂勞念欲爲　君國子
民計非清丈不可然其意懷未發也會御史中丞勞公
奏　詔荒度閩田閩人以爲便太師遂與張公申公
大司徒張公議請以其意　詔行諸路所在强宗豪
民敢有撓法若潞城饒陽公族等者皆請下　明詔

切責以故天下奉行惟謹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養
廉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蓋旣不減額亦
不益賦貧民不至獨困豪民不能併兼又民間新所
墾治皆賦其貢稅以新賦均舊額中則　國初故額
得以減科民賦幸益以輕而天下吏民皆冀幸有田
以爲世業足利賴萬世矣十二月太師以　上春秋
鼎盛宜省覽章奏裁決萬幾又以　祖宗奎章睿謨
神功駿烈具載　寶訓　實錄意義精深規模宏遠
足垂億萬統緒卽　上欲潤色鴻業不必慕稱上古
久遠之事其道惟在鑒　祖宗成憲耳乃屬儒臣出

累朝　實訓　實錄取其大者分類編摩爲　謨訓類編以進每　文華進講太師必粗述大指隨事獻納　上皆默識之九年辛巳正月太師請令翰林院官分番入直應和文章或令侍　上清燕質問經義陳說治理如唐宋故事　上從之四月　上御便殿太師與張公申公持南科給事中傳君作舟所上封事入見　上言大江南北大饑羣盜大起元末稱亂首事者皆潁川蕭縣人可念也請乞大發帑金十四萬往賑之　上旣許諾則太師又言今天下至困竭矣郎　上幸履蹈節儉臣愚過計猶以爲大司農所

入不足佐緩急乃近者 官中賜賚動至鉅萬夫今
所謂常例豈盡出 祖宗舊例哉不過代相沿及如今
年偶一爲之明年即稱引以爲故事陳乞耳臣不暇
遠引如 世宗朝土木頻興服御無度可謂多事矣
然其後晩年私府所積尚百有餘萬今大司農旣歲
輸金花銀百二十萬奉 上而 陛下又欲取外府
益之且 陛下與其施及緇流以求福利孰與愛養
百姓蠲常賦與民用以全活億兆元元之命乎
上爲感動九月太師在告 上數遣醫問病蓋太師
病未踰月而 上心如有所失大遣中貴奉 手勅趣

召者數四矣太師遂力疾彊起十月以一品十二年
秩滿　上念先生精忠大功冠於先後命支伯爵祿
加上柱國太傅降　勑獎勞賜宴禮部予一子尚寶
司丞太師累辭不得所請乃勉受太傅　上亦知太
師以古人自期致君安國不計爵祿不復强之云三
月太師疾　上勤念不置時時下　手詔問先生安
否及疾久不起　上益憂之爲涕泣不食常賜內廚
饍饌食太師黃門使者相望道路都人有感嘆泣下
者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朔三日彗出五車口柱星
以南太師念病在不襄遂上書請賜骸骨　上覽之

慼痛益使人覘太師顧愼加輔助醫藥厚自愛十二
日　上諭遼東禽渠魁速把亥功加太師令官進前
所予錦衣衛指揮僉事同知世世不絕時太師病巳
益革不知所辭惟涕泣數行下言萬死不敢拜命巳
而　天子聞太師不粥遣中使問太師天下大計太
師迷慼昏瞶且數語報　上使者旣去明日太師欲
遷正寢未起沐浴而溘然長逝矣卒之日爲萬曆壬
午六月二十日距其生嘉靖乙酉五月初三日享年
五十八歲計聞　上大震悼輟朝數日　兩宮聖母
上　潞王賜賻千餘金他楮幣等無算贈上柱國謚

文忠吾一子尚寶司丞遣官　諭祭治葬如例仍加
祭五壇已櫘車將發　上從張公申公余公請　詔
太僕少卿于君鯨錦衣衛指揮僉事曹君應奎護太
師而遣司禮監太監陳君政將趙夫人嗟乎大父趙
夫人太師所掌於　兩朝若白金坐蟒蟒斗牛五壽
五綵艾葉纏身蟒衣紵絲綵幣金寶珠長春花飾寶
珠鏒玉花墜金艾葉符金篆字金簪銀錢銀八寶豆
葉羊豕酒饌多不可悉數又　上念太師純忠有捧
日之功取以名其所恭建堂　御書大字對句其上
賜內帑千金佐之此皆非近代所有孫等不敢稱述

孤等獨謁見　上平臺　上至召先生近　御座看
朕容色執太師手相問勞　上朝夕居起飲食狀悉
以示太師一日昧旦侍經帷日中尚未食偶病腹
上即手調所進　御羹饌令近侍捧至太師拜手食
之　上始解顏嗚呼　無論孤等即百世後未死者讀
之猶令人泫然失涕　主恩未報太師誠未可死太
師何遽以死爲哉太師處性淡泊遇事有執持外壯
而內平無所矯飾事求當諸理不拘文牽俗居常慕
子房鄴侯之爲人貴在實造不爲文言虛辭自登仕
籍伉厲守高不植黨與暨入政府調劑宇內遂杜絕

私門戒閽者無敢通一刺爲人造請已諸公咸亮其
特介不爲私謁門外寢不見長者車及　上在亮陰
太師湛靜沉默聲色不露以身繫天下輕重者若而
年雖操心堅正風節稜稜似汲長孺不可招麾去來
然道固委蛇中無滯礙已創一法人稱不便輒罷之
百司庶府星於吏議者即不撓法回芘終能自効尋
復振之襟度汪夷不意苛察不以一青掩大節有人
指摘細過置而不問獨於人勞勤記存不忘推奬恐
後諸司建白惟良是採若家言無當雖文弗録士一
見其姓名即得其材指高下他日遇事握銓者或難

其人必指某某優爲之卒能其官如所鑒不謬常言
策士謂水亟魚驚令滋民擾　國家自有制度何紛
更之爲以故獨申飭　累朝令甲無所創造第恐沿
習久則玩玩則弗震頽靡久則壅壅則弗行不得不
稍稍改絃轍而淬厲之大約以正紀綱審命令厚風
俗輿吏治阜民財充國計振武功訖文教爲指苟利
公家專行一意不以遠嫌自累不欲沾沾令人喜爲
衆諱沮絀憂勞天下若振濡若沃焦皇皇如不及聞一方歲
飢至深念廢寢食必計安之乃已居官歷歟　二朝光輔
二帝俱以精誠結于　明主　先帝今上咸虛懷延納　宮

中府中事無纖鉅悉咨而行已位上公持　國秉胄
重矣於人臣無兩而心常慄慄如負譴懷驚生平竭
誠體　國至抉精弊神亹亹忘劬人或勸其省思慮
進醫藥輒謝曰吾欲畢吾分安得恤吾身且也疆宇
未寧羣生寡遂即吾髮膚幸苟完何益故其趨朝常
中夜振衣即金門未啓或先往以待日總統庶務斷
錯解棼出自　秘閣則留公署延見諸公揚摧政理
四方以其職事來者接之人人各厭其意未嘗以憊
爲解竟用勞瘁病脾自辛巳六月以來業已委弊猶
力疾蚤作夜思不怠於勤比病困篤尚伏枕擘畫天

下大事絶口不屬身後事一言此中外所共聞知惟
睠顧宗社繫心帝室屬纊之際既瞑復張目視大言
主恩未報未能辭大師吾死且不沒遂卒嗚呼若太
師庶幾哉所謂死生以之者矣後生未進不知　國
家大務然伏見　先皇帝時專務資格人莫得竟其
才官職至耗亂也今　上詔行久一簡衆職尊禮公
卿大臣郡國守相有治行異等者皆進于廷陛
上親慰勞之賜　璽書金綺羊酒六曹尚書郎積有
功能得拜卿寺不得更相除調外臣有所調選悉就
近其地察繁簡適塞並用三途督府部使者論薦所

部吏與簡臺諫皆以四分之一待孝廉明經茂才有
舉不及格者罰小吏如楊果趙騰蚊等得爲令長行
太僕寺苑馬寺得行觀察使事與都轉運公卿子弟
有行能者待以高爵不以左遷困人尤寓意遠方人
材不以衰老往遠方有缺員不復虛其官如曩時京
朝官不得通人餽遺有以事請謁人其所見託者與
其子弟能發其罪以聞有厚賞暴官墨吏下所司論
罪悉盡本法然禁誹謗理詿誤許所繫治吏得執奏
詆舉刺失實或有異同必令推詳其二有賞罰疑誤
者許覲吏得廷辨之以故凡在有位感激懷奮皆抱

功修職不肯謁告不以趨走逢上其已得除書及以使事修　覲入　賀行者不宿於家各務敎養實政不肯取辦簿書期會衆賢輻輳仕路廓清即虜廷師師周士濟濟不啻過矣往者將權不重功罪賞罰不覈又或苛細使人不得展布凡有罪當結問輒以武弁嘗之人視將士易與將士亦以此自輕不復振耳今　上審定　廟謨假督府一切便宜不數易置時時出　璽書金綺相勞有壯猷宿望已數破虜者即賜召還不欲盡竭其力每三年遣重臣出行邊計成功大將軍進退予奪皆取自　上意下至偏裨亦皆

假重事權爲之罷監軍使者令文吏毋得推沮又賜將士養廉田出帑金數十萬勞軍謂建議者與受事者多意見不作往往　詔建議者即經略其事大將軍有衝陷折關能多立奇功者不愛通侯之賞每勑邊吏乘時修戰守持重安詳示虜閑暇毋得張皇調遣徒罷勞士卒又親理營兵罷班軍輸作令所在有老幼當赴代者悉罷勿遣其所審畫禁兵入衛兵薊兵南兵浙兵福兵忠順軍山東民兵狼兵苗兵所在標兵水兵動悉機宜以故將士感泣皆引弓備胡無不願居前得一當匈奴先死且往者禁網踈濶吏

民無所請事多填委簿領書不肯奏報　天子令詢事考言以言覈事以事覈功非歲久不可卒舉者皆校量繁簡難易多寡新故久近程督府諸司令以時報成事毋得故緩其大者難者以遺後人徒以米鹽瑣屑之務苟塞　明詔以故人皆見素無敢厓端咸廩廩奉約束士大夫非奉尺一雖歷郡國無敢馳一軺傳縣次不得續食勞所在候望省賦車籍馬之費歲若干日久官屬既盛則出令者多任事者尠今汰冗員什二三用一事權絶人觀望之私歲省稍食若干計郡國吏以賦入多寡爲殿最不煩加賦得民宿

逋歲若干郡縣負邑入皆鈎校其數姦入無所逃罪得吏胥所乾沒若干其較著者則決策款虜滅客兵淸糧糗有宿飽之士無脫巾之憂歲所省凡得數十百萬即如薊昌每歲所犒虜不過二萬七千六百而所省保定忠順軍及固原入衛兵馬與山東保河灤薊寧夏兵餉已至數十餘萬即大較可知以故嘉靖之季太倉所儲無一年之畜今公府庾廪委粟紅貫朽足支九年猶得以其羸餘數十百鉅萬征伐四夷治漕可謂至饒給矣往者罪殊死以下歲久不決圜墻爲滿殘入得以幾幸訟獄滋多今 上詔理官修

大明律例令有司毋責獄毋深文巧詆傳致人罪無輕入人死刑無以獄案結竟無辜無逸囚無縱逋逃其覆讞具獄當戮死者即以縣諸藁街以故叛逆妖妄如呂老十猛谷王馬西川周元張彥文張永寶張天福張崇庫王廷李一鎮王志學喬濟時龔志向黃崙劉守業賈邪奇楊時貢等皆騈首就戮赤眉綠林黃巾白蓮之禍不足憂國家且人重犯法不敢儌幸三尺矣異時胥人越貨事爲故常有司匿不以聞今上重弭盜之任申保甲之約設斬捕之格嚴沈命之條厲竊盜之禁厚協捕之賞寬未得之期薄旣獲之

罰則吏務詰奸人懷逸賊以故幅幀萬里皆重垣寄
樹如長虵委蛇覆蔭中路警夜捕晝巡徼江海凡山
川陷檋水行載舟者皆萬里不持寸兵有道不拾遺
之風矣初　上新嗣位之時　國用大詘　上不得
已念　國家惠澤唯施及困窮不以惠養豪猾雖有
旨督賦然萬曆丙子業　賜民田租輯寧邦本未可
謂刻急也且　上曠蕩之恩寬大之　詔致等靡得
而志志其大者則是年太師偕呂公張公請蠲賦二
百三十四萬有奇今年太師偕張公申公請蠲賦一
百三萬有奇本色米六十五萬五千二百有奇絹布

一百四十二萬七千二百有奇顏料蠟茶三十三萬七千一百有奇其他如已卯所減泗州寶應鹽城等郡邑賦錢一十三萬二千七百有奇河南賦錢一十三萬一百有奇所在有之多甚不記且　上在位十年而賑貸蘇松等郡凡七減漕七十餘萬賑貸淮揚等郡凡十三減漕九十三萬不可謂非省憂鰥寡孤獨窮困矣況外繇如馬船料價糧料馬價班糧工價名糧均徭公費驛遞稅契等皆歲有寬政　上又明詔有司積貯以備凶年罷江南織造令所在守臣直指監司歲時巡行郡邑問勞疾苦察舉冤獄毋得輙

自議法擾民與黎民休息　上德念深矣豈無烝民
不識不知即從古已然乎夫俺荅至崛彊矣自
先帝甲胄臨戎匈奴喙息謂將復有　成祖犁庭之
舉故明年俺荅吉能遂請內屬夫彊者先臣弱者焉
往以故名王解辮元戎獻馘戔雍南荒慴棱東越任
閩粵則朱良寶林道乾林鳳在粵則惠潮藍一清賴
元爵文昌李茂鄭大漢龍川鮑時秀東山石牛青水
覃公慎覃世活合浦黃章弟古田韋銀豹懷遠韋朝
義右江韋明甫昭平黎福莊荔浦韋公海北三韋千
里河池韋宋武鬱林黃邦緣木頭峒覃扶王在蜀則

九絲阿大凌霄阿苟建昌阿怒都都方三傀夏奏咱卿在陝則偕文孟登河州且戎卜同官李宗鶚在滇則臨安記來主魯寨易克鐵索箐羅草金齒藍昌黒在貴竹則安順者念繼王黎平汪約石應斗貴陽阿利普安光見王播州楊貫在楚則五開胡國瑞及羅旁府江北五哧咳龍哈十寨宜山都亮淥烏免多浪里松里嬰田來賓松潘威茂風村白草諸賊或僑上帝號或代襲王稱莫不頓顙伏辜獻圖請吏獨東虜者太師謂外寧必有內憂故釋土蠻不誅以為外懼然速把亥既奝哈反帖阿都赤明安之事虜已累氣

胥息設 上欲滅胡第令使一梟騎縛之耳何足煩
大將軍十萬之師乎烏思藏碁噠喇皆近古不賓之
國苗平天漂亞寨阿斗皆上世難馴之民今皆喣沫
承流奉琛納贄豈非千載泰寧之一會哉夫天下有
一世之計有萬世之計今西自嘉峪東至山海關延
袤萬里崇墉密雉如天險不可升虜無能闌入又南
自高郵北至太行堤延袤四千餘里兩堤嶂嶂屹爲
鉅防必不至引水病漕且其所費皆取諸贖鍰不索
水衡少府金錢此皆萬世之計非太師所能辦蓋
主上聖明獨運甄陶下有二三元老共熙帝載諸所

建設修舉廢墜皆諸藎臣石畫賴 天地 宗廟
社稷以故玄化滂流浸淫衍溢功侔往初荼並神明
先太師何幸身親見之哉且太師道雖直方中實惻
怛少讀春秋傳慨然曰古稱政之所予在順民心有
以咈爲順者子産也吾殆類是乎其論治欲儆官邪
齊民萌不專姑息有救世之思蓋獨見謂罔少寬貸
莫能扞格法可懸而不可用特以初引綱維不得不
固握其柄而信用之意俟天下遵制揚功風成俗定
然後恢闊禁罔剗除煩苛示民長厚之道耳其後臺
省皆言諸象指者競趨武健刑多失衷非 聖世事

太師深然之遂請　詔有司以非罪榜掠人至死三人以上者編爲卒伍著爲令嗟乎深故之罰其意斷可識矣比年猶崇惇大惜其未究刑措之施遽以天年下世可勝嘆哉昔子産爲政鄭人厥有惡言居有頃鄭人復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産誨之我有田疇子産殖之子産而死誰其嗣之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所從來遠矣乃太師生時俺荅安國亨等郎爲太師置像旦暮尸祝公今其無禄即世鴻生鉅儒多稱引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下至武夫健卒田畯紅女聞有垂涕者其所遭遇豈不

逌於子產哉太師少讀書破萬卷無所不窺然獨觀
大義惟務宗旨不求蔓引泛溢爲文不屑屑程度不
喜詷條第取境與神會言與志足而柔澹舂融得天
然之致每屬草輙棄去不欲垂空文自見筐篋中雖
多所存行世者奏對稿而已至呈雖肅大寶丹扆諸
箴解若講讀諸書無非闡理翼經學士大夫類能道
之資由天授警敏踈徹傅聞强識尤明習　累朝故
實事至輙口誦某時著爲律某歲挈爲令不煩討核
緒閱目數行下案無留牘洞晣機宜遠至南埀篁竹
之夷北徼氈裘之虜譚險阨要害出沒向背較若列

眉若懸寓用能以樽俎折衝機務紛拏人或憂其叢
脞太師姝閒適自公退則游情藝圃旁通稗官小記
及諸省賢書督學試義悉手自品騭示諸子弟其暇
豫如此家居馴行孝謹以處　君父骨肉之間交直
其難不得歸持大父喪以此常邑邑何已　上凡所
賜鮮新不上大父靈几不敢食侍大母趙夫人於邸
備極色養每昕必適寢所問侍者太夫人眠食狀乃
行甫歸即之親舍從容宴語怡乎猶孺慕也于兄弟
友愛愛叔父居易尤篤悼仲父居敬蚤世婗娓子其
孤姪嗣敏拊而長之尋以已所授廕與之所教與孤

等埒焉、庚辰春季父居謙訃至、哭泣哀思、再上疏請
告、疏入不報、可然後出、逾年不衣霧縠、朝士咸見之
蓋天植云、教子獨用嚴毅、慕蔦石君之風、每丙夜肅
襟危坐、諸子無論壯少、皆不敢入侍、居恒所面命、自
砥節礪行文藝兩端之外、無一語及垣屋田宅、及諸
子稍長、業登仕籍、向用其告以居官仕宦任職、惟比
擬已行事天下事有未發者、密不使聞、僉同乃可決
爾吾安能知、設或秉間問某事、後當如何、即艴然大
怒曰此非乃所當聞、輒引曹相國之事相戒曰、昔漢
惠使者曹窋洗沐私從容問其父以不請事何以憂

天下相國怒窋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夫窋爲中大夫而亦旣長矣又奉帝命乃相國怒笞之二百兒曹獨不畏曹窋事乎于是諸子重足一息毋敢出聲每過庭非有所問輙良久侍立不敢出一語而退匪郎報郎除一令丞蔑由知蓋不言迺屋田宅不屑以治產導其後此無足論其于 國家事又惟謹不以言者太師爲 國家之心與其訓諸子之意深遠矣治家窮約如寒素性好施與大官之脯所入以充歲時存問里中所知交不求以羨姻黨諸僮指廩而食者若而人總族中僅有田若干畝

粮七十石戒子弟輸納無敢後時其外孫非分所當
復者孤等不敢脫一蹊更卒有豪猾賄里胥竄名太
師籍中歲歲復無有所與孤等發其姦守臣以聞大
司農請以其意布告天下雖有長爵復復毋得過制
令罷民得寬力作皆推太師意也比卒發陳篋僅得
上所賜帑金文綺亦大都須費矣　上聞而悼之賜
錢布薪米各有數乃得襄事如禮太師先配顧氏贈
一品夫人繼配王氏封一品夫人子男六長敬修禮
部儀制清吏司主事娶癸卯舉人高公嵩女次嗣修
丁丑進士及第第二人翰林院編修娶四川左叅將

賀公麟見女次懋修庚辰進士及第第一人翰林院修撰娶江西布政使司左叅議高公尚志女次簡修錦衣衛指揮同知娶刑部尚書王公之誥女次允修府諸生娶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李公幼淑女次靜修尚幼聘工部尚書李公幼滋女女一適刑部左侍郎劉公一儒子太學生戡之孫男六重光嗣修出重輝敬修出重登重元懋修出重潤重倩簡修出皆幼女三敬修所出許聘吏部左侍郎王公篆子懋修二女未聘皆幼唯是本月二十八日孤等將扶太師還楚卜吉而藏泣血拊心以先人幽光與黃壚俱掩是

懼私心願得長老先生碣石墓門以託不朽非長老先生狀之則事且無徵恭惟明公道高管鮑文蔽班揚單言迥邁崇褒半詞允爲信史用是藐焉諸孤敢徼福先靈縗絰叩閽人以請夫奉職守官人臣常分先太師謨猷入告事在密勿非世所宜知孤等又故自木彊不問外事瞶瞶靡所睹記特披疏草藁令聊摭拾什一於千百事有缺漏言無增飾謹布之司籍者伏乞哀而存之賜一言以爲太師重實嘉惠九原流精誠於窀穸貽休百世耀華衮於縑緗豈惟孤等實世世子孫非生死所能報塞敬修等無任泣血

哀慟之至

張文忠公行實卷四十七終

光太師號識大昔事和名勿非世所及
以本業不問外事牘膭庫所貽記特拔跡尊寵今故
彌拾什一於千百事有缺漏言無增飾謹布之司籍
若夫忽亥而存之賜一言以爲太師重寶竊惠抑原
派精誠於經緯始休自世流大以緯細豈惟識等
東岳文集 非生死 等無任泣血

張文忠公詩跋

此鄉先達相國張文忠公詩草也李子殿撰公摟而集之庶無失世業者也相國以功名顯詞章非其所好然出語渾灝其文與殷盤周誥兩漢制冊相表裏

其詩囘騷選訖唐之音咸有顓
門名家所未易至者蓋其天授
夐雋故事事兼諳所著奏對稿
已久行世茲輯諸裁荅書牘詩
文若干卷行之成圖生相後高
山仰止殿撰公遂以校詩之役

見委已卒業因憶相國甫垂髫
即受知顧東橋先生而長老又
言相國居約時恂恂似不能言
乃介節凛然此其意固已遠矣
迨入翰林不屑意爲文墨獨蚤
暮與新鄭高公究悉國家之務

相得甚驩也蓋相國非常人故
諸所注措咸非常要能尊主庇
民一切身家毀譽在所不顧所
謂古豪傑大過人者今其詩草
不足盡相國之奇即殿撰公所
行裁荅諸書亦云顯而可見者

耳至其魁柄潛運上格
君心下肅臣紀中綏決萌外懾四
夷者尚不盡于尺幅穆叔有云
三不朽相國實兼之彼世俗吠
聲輩一無能窺相國之深王弇
洲之稱相國曰業惟戡亂勳表

救特在唐贊皇復為元之夫姚
李固相國所不遜而贊皇以平
泉自愚相國辭三召亭一書一
意為公家達觀曠覽又非贊皇
所敢望相國師心不蘄人知人
曷可不知相國也哉圖少頗以

功名自負獨束制舉義忽忽及
壯尚不知税駕所相國精神雷
行宇宙間今茲獲厠校讐得無
徼靈之思乎故撫相國之卷無
任慨然
南郡後學馬啟圖敬䟦

行宇宙間令微纖罔校讐得無往尚不知幾篇所相國精神留物名自顯龍來帝擧義忠忽文

太師張文忠公集跋

瀟湘夢人以僉偕石首曾太史可前校後將竣舊史氏嗣修懋修金吾簡修文學允中輩以書来謂校畢宜惠一言蕳端夢人曰太史役也曾唯唯無何太史書来可前病

矣牧仲宜有以復唯時先生伯仲
者慎無賡辭于是以僉拜手稽首
而言曰予小子何敢言無已舉所
知先宗工之言一二就仁人君子
證馬庚子夏楚臬使盱眙馮公索
觀江陵相業本末貽書鄉紳其略

曰會閒譚楚中文献精華正觀風者所樂茹也獨江陵末年蒙謗微獨不知者群然譁之即當時蒙其澤者諱而不言於今慕其高者湮而無考不肖感今追昔張公一段苦心脉脉在臆而欲備聞其

平臺煖閣之敷陳金馬玉堂之謀議
了不可得辟日沈于海終當麗天
而不肖望明念切直欲上太山以
求見光景倘諒微忱代為搜攬採
其輔治之原而併及其得禍之狀
庶幾公論不失其平而後生有觀

法焉他日
朝廷求遺稿未必不基之爭此以僉
莊誦其言輙為嘆服因記甲申五
月三十日許相國移丘司寇書曰
明旨無罪及云云頗推罪人不孥之
義以成

聖主好生之仁且無令後世議今日
輕人而重貨也上累
聖德中虧國體下失人心奉
旨行事者亦何所辭其責吳門相公
亦云
聖德好生門下必能曲體不使覆盆

有不照之寃比屋有不辜之累也

蘄始終留神以御承

上德俯慰人心先是東阿于公一書

纍纍千言播在穀城山舘甚著不

具論論其疏

陛下者楊冢宰稱其為

顧命輔臣事

皇上十年任勞任怨一念狗馬微忠

或亦有之令云云上干陰陽之氣

下傷臣庶之心職等身為大臣受

恩深重惟願

皇上存天地之心為堯舜之主使四

海臣民仰頌

聖德則雷霆之威雨露之仁並行而

不悖矣此非獨職等之心乃在朝

諸臣之心天下臣民之心也當時

大司寇有疏臺省有疏政府有疏

乃蒙

恩賚田宅
聖主所以報功念功之意淵乎媺哉
踰月貝錦再織中貉迓旆稽天之
浸灩不可為矣善乎徐大宗伯叔
明之言曰
主上寬仁從旁無一人持正論以定

國是傷乱語及閩獄云數年間事
朝士已夢夢無知者則老成典刑
又何所仰藉以攄讜論而明國是
又王洗馬因東粵蔡侍御疏請亟
致書政府亦纍千言曰天下有公
是非感恩而欲刎頸者不能私報

仇而欲剸腹者不能誣也詞意慨
切讀之涕下以及馮慕岡先生實
用編丁未會程庚戌錢採花進呈
策語可以對相國九京可以荅帷
時伯仲矣予小子何敢言可前曰
諾吾病不能搦管子復虛赫蹏乎

雖然以僉誦法鄒魯之言有日矣

敢晋而質之有道孔子曰衆好必

察衆惡必察故於陵矯矯難為臣

擘匡章落落孟子賞其設心此能

好人惡人之權惟仁人操之若夫

以我不以人可以逞一時而不可

以信萬世可以開先者乎既往而
不可以開世道乎將来是自為好
惡已耳承學攷古信今洞晰本末
若太師張文忠公者勳在旂常盡
瘁報
王於茲集竊一班焉公自

穆廟龍飛以舊學簡在密勿懲
世宗末季人心玩愒之後力以振紀
綱覈名實為第一義其說在六事
疏中而辛未三策及編修時覲華
亭相國一書識者知其為救時宰
相萬曆初元受

頋命輔
冲聖秉國十年乃舉其生平析肝吐
膽獻之天子長我丕基維周成漢
昭不啻矣懲邊事之苐也籌邊累
千百言明若觀火措頋抵寧懲漕
河之哽也選授名臣經理工費愛

惜民力懲粤治之敝也先清吏治
後靖叛夷遐不遺策招蜀地捕闌
寇撫鎮一心無有中撓彼時宮府祗
協中外慎肅五氣順布四夷來王悉
主上之福也亦勞臣之致哉其修文
治也以身體力踐為學崇尚質實

不務空談若羅近溪周友山屠平石胡廬山諸公書可證其非惡道學也惡夫賊道學者也又有太濫而逾制檢者乃申明卧碑嚴飭學政遂為急進取者蒙以沙汰而不知寓旌於別嚴師於保

非薄學校也去其害學校者也以
至清驛傳本為節筭省民膏髓而
或者以此拾尤冠紳清田畝本以
復舊額便征納俾糧平無虚耳而
抵恨深積於豪右其與楊二山耿
天臺宋陽山勞開府之書可證其

以身殉國不以一毫己私與焉若
忠介海公之評曰工於謀國拙於
謀身者是也嗚呼彼以為令基此
以為怨府彼為功之首此為咎之
繇論定蓋棺讒生投杼甲申之事
所難言矣掩覆逾世抑獨何哉雷

太史何思謂相國生平不喜著作曾太史長石稱為古今第一流人物評騭大業覩其遺集未嘗不掩卷太息繼之以泣也除帝鑑圖說奏對稿久行於世茲從惟時伯仲所索公遺集讀之不勝仰止之思

云以僉常從耿司馬學司馬云太
師嚴毅端重才美天授當其降名
王而折盈庭則遑隱寧謐者悉四
十年論知己而以蕭之于韓不保
其往尤發千古英賢為國之忠其
它肝膽披示者不可殫述客匆數

宣者無得而稱焉嗚呼乾坤誰執
仲尼衡司世道者寧無興慨于斯
言夫荊軻聶政俠士之雄耳受知
一旦無難七尺毅然斷而行之況
歷事三朝感恩
聖主君臣逢魚水之懽國勢當振作

之會而乃猶取容容後福自愛其
身名者乎由此觀之隱衷揭日月
而貞明大業留天壤而不毀蕩蕩
上帝臨汝不貳則請以俟夫知言
復起之聖人矣

庚戌天中谷旦南郡後學高以儉跋

